



感染者说

两名美国感染者将回国治疗

Q (上接B1版)正在利比里亚帮助控制疫情的慈善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7月27日证实,目前已有两名美国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正在蒙罗维亚一家医院内接受隔离治疗。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穿着防护服也感染了

撒玛利亚救援会发言人梅利莎·斯特里克兰称,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7月27日确认感染病毒。他的症状包括间歇性发烧、身体疼痛。斯特里克兰说,尽早治疗是让患者保命的最好办法,“我们对他的康复持乐观态度,但他尚未脱离危险”。

据悉,布兰特利去年10月开始协助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利比里亚工作,今年7月开始专门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即使穿着防护服,但这次也难免中招。更让外界担心的是,他与妻子育有两名子女,其妻儿早前与他一起住在非洲,现已返回美国,令人忧虑病毒有机会随之传播。

撒玛利亚救援会说,协助这一组织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南希·怀特博尔也感染了病毒。怀特博尔此前主要负责在医院里为进出隔离区的医护人员消毒防护服。

33岁的布兰特利来自得克萨斯州,他的密友科伦·泰特护士在网上发了几张他在非洲救人的照片。泰特在照片旁边写到,2012年她曾和布兰特利一起在坦桑尼亚工作了5周,她赞扬布兰特利是一个有着慈爱之心的好医生。

60岁的怀特博尔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她本来从事教育行业,后成为传教士。

布兰特利把药让给别人

派遣他们前往西非的卫生慈善组织负责人富兰克林·格拉汉姆说:“日前,一份试验性药品被送到了利比里亚,然而药品只够一个人用的,布兰特利毫不犹豫地就把药让给了南希·怀特博尔。”

然而,撒玛利亚救援会在7月31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尽管使用了这种试验性药品,怀特博尔的病情还是恶化了。声明中说,怀特博尔的病情一直很严重,医生希望这种试验性药品能够改善她的病情。

她的丈夫就在附近,但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妻子接受治疗,想进病房必须穿上“全副武装”的防护服。

虽然错过了试验性药品,但布兰特利收到了一个14岁男孩的血清,那是他救治过的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一个幸存者。

7月30日,撒玛利亚救援会曾说布兰特利的病情有了“轻微好转”。但是到了31日,该组织又说布兰特利的情况在夜里“急转直下”。

但不管怎样,布兰特利的妻子安珀仍然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渡过难关。

“我仍然希望并相信,肯特会从这种可怕的病中好转过来,”安珀7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很大自信,热爱和平,坚持信仰,这些是他现在活下去的力量。”

安珀同样被慈善机构派到西非来参与疫情防治。布兰特利负责治疗病人,而安珀则负责给离开隔离病房的医生消毒。她已经带着孩子

回到了美国,他们都很健康。

撒玛利亚救援会已经撤回了所有的非必要人员。

用电子邮件与外界联系

撒玛利亚救援会官员约翰逊说,他曾于7月28日和布兰特利说过话,尚未确定他和怀特博尔是如何感染病毒的。

约翰逊说:“布兰特利的情况很不稳定,好一天坏一天。他可以起来用电脑工作、与人交流,这种病并不需要卧床休息。他可以活动,他十分积极,他在与外界互动,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布兰特利给以前得克萨斯州的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布兰特利请求大家为南希·怀特博尔祈祷。

“我诚挚地祈祷,上帝会帮我活下来。”布兰特利在给得克萨斯州约翰·彼得·史密斯医院母婴健康科主任戴维·麦克雷的电子邮件中说。布兰特利在这家医院工作了4年。

麦克雷医生说布兰特利的病情“恐怕”会进一步发展,他发电子邮件是想让人们知道,有成百上千的人和他一样感染了病毒,他和其他感染病毒的患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布兰特利医生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戴维,我想说的是,感谢你和我们所有为我们祈祷的人对我们的鼓励。上帝会帮助我活下来。请继续和我一起祈祷,并且为我的朋友南希祈祷,南希也病得很厉害。另外,还请为照顾我们的医生祈祷,谢谢你们所有人。肯特。”

怀特博尔受到腹泻的困扰,但她也通过电脑上的聊天软件以及电子邮件和家人交流。

约翰逊说,怀特博尔的丈夫十分坚强,一直在为妻子和布兰特利打气。

约翰逊还发出警告,除非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阻止疫情蔓延,否则这次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会毁灭整个非洲,其威力不亚于一场海啸。

未来几天十分重要

撒玛利亚救援会另一名官员帕尔默·霍尔特说,未来几天十分重要,因为症状会慢慢显示出来,这表明病情已经进入了更为严重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烧、头痛、恶心、呕吐、皮肤出现疹子和腹泻。

进入第二个阶段,病人出现出血热症状,并且要忍受呼吸困难和难以吞咽的痛苦,同时还会出现内出血。

血会充斥在他们的耳朵和鼻子等部位,他们的眼睛会由白色变为红色,他们会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死去。

一般来说,进入第二阶段的病人根本无法生存。

两人将被送回美国治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布兰特利和怀特博尔



怀特博尔夫妇



布兰特利一家

将很快离开利比里亚,被送回美国治疗。

从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传来的消息说,该大学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已经准备了一间特殊的封闭病房,以隔离这种感染高度传染性致命病毒的病人。

登上飞机的患者将会被隔离在一个有点像帐篷的航空医学生物防护系统内,该系统专门用来转移传染病人,保证同行者不会受到传染。

病人下飞机后,会被送到埃默里大学的隔离病房,病房在一楼,有3张床位,病房里设置了最高级别的空气负压处理系统,用来净化病房的空气。

“当建造这间隔离病房时,我们希望永远也不要用到它。”埃默里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布鲁斯·利比勒说。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病房即将被启用。经过特殊改装的飞机7月31日下午已经由佐治亚州起飞,第一次执行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带入美国的任务。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拿布兰特利当英雄看,当CNN报道了飞机起飞前往利比里亚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患者时,一些美国人在网上表达了反对意见。

特别是一个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对这一决定感到十分不满。

此人名叫唐纳德·特鲁姆普,7月31日晚,他在“推特”上说:“几天之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将会被带入美国境内,我终于知道我们的领导者是多么不称职了,让他们滚出去!”

同样在7月31日,美国卫生部门官员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暴发疫情的3个西非国家旅游。

知识窗

埃博拉病毒缘何难“破”?

自比利时科学家彼得·皮奥特和同事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针对这种病毒感染的治疗手段没有太大改观,有效药物和疫苗迟迟没有获批上市。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埃博拉病毒如此难对付?找到有效治疗方法、制出疫苗真有那么难吗?

有四难

首先是难培养。研究人员说,这种病毒在实验室培养皿中难以培养,只有少数拥有最高级别安全措施的实验室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能力。

其次是难预测。埃博拉病毒虽然致命,但病例出现频率不高,加上疫情暴发的不可预测性,医务人员尝试新治疗手段的机会也就相应减少。

第三是难获利。尽管这轮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出现的疫情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大规模疫情暴发,但它的致死人数与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相比依然较少。从经济利益角度而言,这让一些国家和医药企业不愿投入过多资金用于新药和疫苗研发。

“对任何一家(医药)企业而言,开展这种研究并不划算,”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本·纽曼说,“因为它们还得照顾股东的感受。”

最后是难推进。按美联社的说法,当前约有6种埃博拉药物和疫苗处在研发过程中,其中一种药物的灵长类动物测试取得积极效果。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由于剂量、安全性等技术参数难以把控,从药物和疫苗的测试阶段推进到人体测试阶段难度不小。

“由于(药物和疫苗)在动物(测试阶段)取得的成功,我们推定它们可能有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弗雷德·海登说,“但直到展开人体测试,你才会知道情况是不是这样。”

加拿大企业Tekmira先前与美国政府签订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合作,研发一种埃博拉病毒疫苗。不过,这种疫苗在健康人群体中的早期测试最近被叫停,原因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企业方面提供更多有关疫苗安全性的报告。

有争议

现阶段,科学家们就是否应在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前试用试验性药物和疫苗对抗埃博拉病毒存在争议。

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比利时科学家彼得·皮奥特似乎对此持支持态度。“鉴于疫情持续时间延长、规模史无前例的特性,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一选项)。”

其他一些科学家则持反对观点。他们认为,把没有获得充分测试的治疗手段或疫苗投入使用的做法有违道德,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些药物和疫苗(暂时)都无法用于人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首席病毒学家海因茨·费尔曼曼说。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说,在这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期间,世卫组织没有为任何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提供协助的打算。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